

文人

毛泽东

陈
晋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晋 著

文人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人毛泽东/陈晋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08-05793-1

I. 文... II. 陈... III. 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015 号

责任编辑 季永桂

封面装帧 傅惟本

文人毛泽东

陈 晋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2 插页 5 字数 499,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8,250

ISBN 7-208-05793-1/A·71

定价 40.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书生意气

- 一 没有“韶乐”的山冲…………… 3
- 二 师范生的古文之恋…………… 10
- 三 青春诗梦…………… 19
- 四 逐浪于“五四”新潮…………… 29
- 五 毛 杨爱情之歌…………… 47
- 六 问一声“谁主沉浮”…………… 57

第二部 马背诗途

- 七 诗人初领兵…………… 73
- 八 “但看黄花不用伤”…………… 80
- 九 春风得意马蹄疾…………… 85
- 十 “心情又是郁闷的”…………… 95
- 十一 《娄山关》:悲壮的复出…………… 105
- 十二 让青山作证…………… 112
- 十三 黄河《雪》词,黄土《祭》文…………… 125

第三部 大旗初举

- 十四 在鲁迅去世的一年里…………… 139
- 十五 化旧事,立旗手…………… 151

十六	召唤“三千毛瑟精兵”	161
十七	“民族化”情结	176
十八	在边区“文代会”前后	188

第四部 延水风波

十九	整风前奏	201
二十	春天的骚动	211
二十一	“座谈会”始末	223
二十二	“想到这一点就高兴”	243
二十三	延安和重庆的文化之桥	256

第五部 重塑文坛

二十四	开国放歌	271
二十五	新领袖与旧文事	287
二十六	在《武训传》批判前后	300
二十七	开火：从俞平伯、胡适到冯雪峰	318
二十八	“胡风事件”的变化	335

第六部 百花运动

二十九	京城外的漫游新唱	355
三十	热眼向洋	369
三十一	“百花齐放”的由来	381
三十二	营造 1957 年之春(上)	392
三十三	营造 1957 年之春(下)	408

第七部 风骚别出

三十四	文坛“反右”一角	427
三十五	民歌运动的兴与衰	444

三十六	浪漫年代	456
三十七	借古说今的诗文气象	472
三十八	徘徊之路:1959 年至 1962 年	488
三十九	“打鬼”在冬季	507

第八部 “文化革命”

四十	序幕:“两个批示”前后	531
四十一	风雨求“正道”	551
四十二	文坛领导人的陷落	568
四十三	远离北京的两步棋	583
四十四	期待辉煌:从现代戏到样板戏	601
四十五	1975 年的特殊一页	613

第九部 晚年心曲

四十六	凭阑听雨:1965 年至 1966 年	635
四十七	和“圣人”对话	646
四十八	捡拾千年烟尘	659
四十九	自述文心冷暖	671
五十	诗人的最后亮相	688

主要参考书目	694
后记	696
重版后记	698

书生意气

第一部

一 没有“韶乐”的山冲

叙述名人或伟人的身世,总想在他的少年时代找出些出众不凡的迹象。这是很难摆脱的困惑,也是约定俗成的错误。想来,有时也还是可以体谅的。

后来成为诗文大家的毛泽东,在 1893 年 12 月 26 日那个寒冷的冬夜,赤条条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啼哭,肯定不是诗歌,不是咏唱。不过,忽然有一天,拖着长辫的父亲或挂着少妇特有的幸福面容的母亲,抱着毛泽东第一次走出上屋场那被当地人称为“一担柴”的家门口时,越过坪坝下面的一方池塘,他看到的却是一脉诗乐之山——韶山。

说起韶山的来历,还真有点不凡。就在毛泽东出生那一年,已经 60 岁的湘潭同乡,好言帝王之术的清末湖湘诗派领袖王闿运,正在主持编撰《湘潭县志》。里面说,远古时代,勤政爱民的虞舜,带着侍臣,从北方一路南下巡幸,途经现在湖南湘潭和湘乡交界的山峰时,被这里的青山绿水吸引住了,便让侍从们建起南巡的行宫。歇息休整之际,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还奏起远古时最美的流行乐曲——“韶乐”,引得凤凰翩翩而至,嘤嘤和鸣。不久,虞舜南去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则留在了这里——韶山、韶峰。

“韶乐”到底是怎样的好听,今人是没有耳福了。只知道孔子是听过的,而且听后三个月不知道他喜欢吃的干腊肉是什么味道。

钟灵毓秀的韶山终归没有留住虞舜的脚步和动人的音

乐。郁郁葱葱的韶峰和缭绕的白云相伴了几千年。

1993年,在毛泽东出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绿荫掩映的韶峰半腰,一片占地二十五亩,用花岗岩精心雕刻的毛泽东诗词碑林长了出来。一条蜿蜒小道伸进这灌木丛生的山坡,正是他小时候经常放牛或玩耍的地方。

那时的乡村少年毛泽东,断不会想到这片树林会变成他的诗林。

毛泽东的家庭,看不出有什么书香气息。父亲毛贻昌,年轻时在外面当过几年兵,攒了点银饷,回来后一心想发家,先是买了几亩田来耕作,后来就把兴趣转向贩牛和谷米生意上去了。日子果然渐渐好过起来。母亲文七妹,娘家和韶山相隔只十几里路,在湘乡县唐家坨。她一生没有大名,以排行相称,所以叫七妹,看来也是缺文短墨的旧世女人。不过文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靠每天省下一顿晚饭之类,让日子过得也还富裕,以致嫌唐家坨这个地名太土,改成了棠佳阁。

毛泽东童年大部分时间在“棠佳阁”外祖父家度过。乘便也在文氏家塾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旁听。成日里和众多的表兄弟们玩耍,又备受大人的呵护,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是很合儿童天性发展的,想来也为其他乡村孩子羡慕。据说,1901年满八岁那年,他在外婆家过年时,碰上耍狮子的,受到群体娱乐氛围的感染,禁不住说了几句顺口溜:“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几句家常的“口头文学”,倒也道出乡村少儿在年节时的欢乐心态。

少年毛泽东注定要走他那种家境的孩子通常要走的成长之路。1902年春,父亲毛贻昌觉得他应该学点东西了,便接他回韶山正式发蒙。毛泽东先后就读于韶山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几处私塾。先是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蒙学普及读物,然后是《论语》、《孟子》、《大

学》、《中庸》、《诗经》、《礼记》等“四书五经”。稍后还点读过《左传》，书法临摹，倒也认真。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小时候圈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其实，科举这时已经被废除了，先进知识分子大多如鲁迅当时所说，“别求新声于异邦”。在私塾里读四书五经，却仍是毛泽东唯一的选择。他后来说，对这些书，当时“背得，可是不懂”。^① 不懂，自然也是要相信孔夫子的权威，尽管这个年龄的孩子对经书很难有特别亲近的感觉，甚至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

如果说启蒙训练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学会了地对子，而且对得还不错。一次他和小伙伴们私自下池塘洗澡，先生发现后自是一番训责，还试图用对子来难为一下。先生出上联“修身”，毛泽东对以“濯足”。如此工整，先生倒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据说，1906年在井湾里私塾，他还正而八经地作过这样的诗句：“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个很有点含义的“作品”，有多大可信性，还很难说。时下一些毛泽东诗词全编一类的书中也把它收了进去。

和对待“经书”的态度正好相反，在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后，毛泽东的主要兴趣是看中国古代小说。特别爱读《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这类历史演义和神话传奇，并常和小伙伴乃至村里好古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当时引以为自豪的是，这方面的故事，他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这种选择，对喜好幻想的乡村少年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那些故事曲折、形象生动的演义和魔幻作品，能把他们带向自己的天性所需要的空间里去。

^① 毛泽东 1964 年 8 月 18 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毛泽东也有他特别的地方。他后来说自己当时特别喜欢“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这种偏好，一直到十七岁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新式小学堂读书时，也还溢于言表。他在这所学校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萧三，30年代在苏联写的第一篇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中，曾这样记述：

我们常在一起交谈读书心得。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教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传》、《说唐》等。他给我讲这些书的内容。我也知道一些毛泽东没有读过的小说。我同样乐于把它们讲给自己的新朋友听。毛泽东听完后对我说：“这些书都不错，可是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①

可是，父亲可不愿意他沉湎于想入非非的世界。

家里需要劳力，十四岁的毛泽东长得高高大大。他停学回家了。白天在田间干活，晚上替做猪牛和谷米生意的父亲记账。父亲还为他娶了一个大他六岁的罗姓女子为妻。

但无论是辍学，还是娶妻，毛泽东都默言以抗。他仍设法读书，痴情地在自己的世界漫游，并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

^① 萧三：《毛泽东》，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3期。

小说的内容。我发觉它们全部都颂扬武人，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这是近 30 年后毛泽东对到陕北保安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的话，大概也算是毛泽东最早的“文学批评”活动了，尽管他当时的体会未必有后来那样理性。知道他从旧小说里读出了社会的不平，也就知道他为什么喜欢造反的故事了。《水浒传》里汇聚梁山的各路人物，自然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

说来也巧，书上的故事，竟在他的家乡重演过。

韶山附近曾发生一起哥老会扯旗造反的事，领头的叫彭铁匠。他们在一个叫浏山的山头上安营扎寨，对付围剿的官兵。起义最终失败了。彭铁匠那被高高挂起的带血头颅，给毛泽东强烈的刺激。这位少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被官军说成是土匪的人或许就是英雄侠士。

就在毛泽东于私塾里读“子曰”、“诗云”的时候，省城长沙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饥民暴动，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洒满浏阳门外的识字岭（20 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就在这同一个地方就义）。消息传来，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很气愤，议论了好几天。他觉得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善良的百姓，只是走投无路才暴动的，“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这大概是个不应该忽略的伏笔。《水浒传》描写的遥远的梁山，眼前这洒下暴动者鲜血的浏山和识字岭，似乎在他的心脉里绵延起伏，后来竟通向了井冈山。

不过，当时萦绕少年毛泽东脑际的，不是山，而是书。他常对同伴们说：“我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要写书，总得先要读书。可父亲却打算把他送到湘潭县

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毛泽东自然不甘心。他已经有了主见，先后请来一大帮亲戚，终于说服了父亲。1910年秋天，他如愿以偿，以母亲娘家湘乡籍人的身份，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除了到外婆家，十七岁的毛泽东还从来没有离开过韶山呢。现在就要走向外面的世界了，在这人生的转折时刻，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他改写了曾经读到过的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后来曾在《新青年》第1卷第5期上刊载（与毛泽东写的只有两个字不同），署名西乡隆盛。近年有人考证，说是一位年长西乡隆盛十岁的日本僧人月性所作。不知毛泽东当时是通过什么渠道读到的。他借以言志，一种再也不愿囿于乡关文化氛围，决意出外闯荡探索的急迫心情，活脱脱地蹦了出来。

湘乡曾出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叫曾国藩。就在离东山小学堂不远的东台山脚下的东皋书院，门前还留有曾国藩题写的一幅对联：

涟水湘水俱有情，其秀气必钟英哲。
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

赞美钟灵毓秀的人文环境，立意却在劝读书人“自识指归”这四个字。初到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毛泽东所怀的或许正是这种心境，对这副对联想来也不会陌生。

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他从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一套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合订本,尽管这是三年前就已经停办的刊物,但还是着迷一般读了又读,还在上面作了一些批注,有的文章甚至可以背出来。他后来说自己当时十分“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他崇拜的,首先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同时与笔锋常带感情、风靡一世的“康梁”文体也不无关系。作为改良派政治家,为了更通达地宣传自己的思想,梁启超提倡半文半白的文词解放,无意中竟形成了一种让许多人竞相模仿的“新文体”。

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东山小学堂,他政治思想的启蒙和写作文风的训练似乎是同步的。教师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要出一个题目让学生做作文,毛泽东着意师法康、梁笔体,写的《宋襄公论》、《救国图存论》,颇得好评。国文教员谭咏春为其《宋襄公论》破例打了105分,批道:“视此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泄千里”。可惜,这些作文至今还没有被发现。

从他稍后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倒也大致看出些梁氏笔意。文章借《史记》所载秦孝公时商鞅变法,为取信于民,悬赏五十金让人把一根三丈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的故事,抒发对中国落后根源的看法。一起笔,便破题三叹:“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一下子就造出明快晓畅之势。结尾又说:“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噉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这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第一篇文章。其议论

让国文教员赞赏不已，写了多处评语，说其“落墨大方，恰似报笔”，“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有功于社会文字”，“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自不免是老师对学生特有的勉励之词，确也多少反映出毛泽东当时的为文气质。这种训练和追求，为他在“五四”时期写出一系列精悍的报刊文章，无疑有明显的影响。

毛泽东开始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东山高等小学堂除教经书外，还讲新学。他从同学萧子暲（字植蕃）即后来的著名诗人萧三那里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所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认为中国也应该出一些这样的人物。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半年，就来到了省会长沙。先后在两所学校读书，又当了半年兵，还自修了半年，看了大量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书籍以及古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

几番徘徊，一晃就二十岁了。二十岁这年，他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二 师范生的古文之恋

1913年春考进第四师范一年后，该校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一直到1918年暑期毕业。

毕业的前一年，与孙中山、黄兴交往甚密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到长沙参加黄兴的葬礼。毛泽东和同学萧子暲，为了拜见他，写了一封信。

他们这样介绍自己：“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

立志气……”。

对师范生毛泽东来说,这个表白,却也实在。

湖南一师坐落在长沙城南门外,背靠妙高峰,面对着由南往北的湘江水流,左边是粤汉铁路,右边是长沙城,湘江对岸是有名的岳麓山。这所学校创建于1903年,始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仅一江之隔。当时的湖南一师人才济济,旧学与新学相并而行,培养出许多新式青年。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系统的学校教育,打下他一生获益匪浅的文史功底。

有广泛阅历的毛泽东一头扎入了书本。一师课程很多,他最喜欢的是文学、史地和哲学,对于枯燥的数学之类,却不甚经意,乃至有不及格之事。他那饱浸人文润泽的心田,似乎从这时起,就有意地开渠引水,选择源头了。

刚进一师的时候,他还不觉得文学有多大用处。在西学东渐、师夷之技的时流中,学子们多重实业技术,倒也必然。不过,毛泽东似乎很快就醒悟到轻文的想法不大对头。于是在1915年6月给朋友的信中坦言:“梁(启超)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源,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又羡慕地讲:“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

视文学为“百学之源”,推重之心,无以复加。那时的学子们心中的“文学”,自然是指古典诗文词章。首先要接触的,便是《昭明文选》。毛泽东后来说过:《资治通鉴》、《昭明文选》、《红楼梦》就是在一师学的。^①许多篇章,他都可以背诵。

据毛泽东当时的好友罗章龙在回忆录《椿园载记》中说,

① 毛泽东1964年9月7日同湖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